



多謝母堂沙宣讓我有機會在這裏分享。

我是一個性格膽怯、常有憂慮的人。如果有得選擇，我寧願死守安全區，也不願走出去。畢竟，面對不可知的將來，對別人而言可能是刺激好玩，但對我卻是冒極大的風險。若不是神的引導及呼召，我自己一定不敢貿然而行。

回想自己當初信主，從沒想過自己作傳道人。心裏只想著某某弟兄、某某姊妹好適合做傳道人，卻斷言對自己說：「我不是當傳道人的材料。」大學畢業後，在 2000 年左右有機會在小學當老師，教務雖然繁重，但想到能夠以生命影響學生，引領他們認識主，我覺得已經足夠。而且，當時香港經濟不景，教師的職位相對穩定，繼續留在教育界發展是相當好。

我在 2003 年沙士結婚。沙士期間，我感受到人心惶惶，眼神迷茫不安，我向神禱告：「我可以為祢作甚麼呢？」當時，我只是有感而發作出禱告，沒有想到神真的回應。神藉著聖經呼召我去牧養祂的羊。

我知道神正在呼召我，但我又向神說，我剛結婚、也要供樓，在經濟上需要很大，而且我當教師也不是只為打一份工，而是事奉主，傳福音。而且，當時我在教會也是青少年導師。但我感到神不單要這些，而是要我全職事奉。後來，我決定報讀神學，最難開口的是向太太和自己當時還未信主的父母，但他們全開「綠燈」，我開始體會這真是神的引導。

在神的奇妙安排下，入讀了神學院，裝備自己。雖然我比較膽怯，但我也是一個單純的人，只要是神叫我去做，我就會跟。在我的生命歷程中，體會到如果摩西不按神吩咐舉起杖、伸出手，紅海是不會分的。要踏出去，才看見神的恩典。主為我預備了很多：愛主又

支持我的太太、足夠的經濟供應，而最開心的是父母在自己攻讀神學間信主。縱然我不喜歡轉變，但每次上帝挑戰我，總會發現神更豐富的恩典，也磨練自己的信心。如果我固步自封，不願出走，可能就少了很多經歷神的份。

在攻讀神學期間，因著自己的感動及性情，自己開始探索服侍邊緣群體，包括 2005 年暑假在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實習，及後於 2005-2006 年全年在方舟作實習神學生，學習進入邊緣群體服事，了解他們的文化，與他們同行，學習服侍與被服侍，慢慢萌生這種熱情在我的心中。

2007 年神學畢業後，我開始在鯽魚涌浸信會服侍，直至今年 8 月。我上任後的幾年，主力負責教會的佈道及社關工作，我的信念就是「打開教會大門」，讓街坊進入教會，讓弟兄姊妹走入社區。我們集中作長輩及婦女的事工，「服侍本區」成為教會的目標之一。及後因著教會策略需要，開始牧養青少年群體。

在牧會的過程中，同工和執事給我很大的空間探索自己的召命與恩賜，透過在講壇及主日學分享關於社關的信息，從弟兄姊妹的回饋中，我逐漸清楚自己的心志是比較「社關」的，希望服侍被人「忽視」的群體，所以希望從這方向事奉神，漸漸認識到主又要我踏出去。

不過，自己內心又再一次掙扎，心中的警鐘又再響起。始終要離開熟悉而又美好的群體，離開我的安全區，走向未知的將來，又是一大挑戰，加上自己已經有兩名年幼的小男孩，其實「拉扯」比讀神學的時更大。

經過幾年的蘊釀，在禱告中尋索，去年 12 月我正式向教會同工長執請辭，表示將會辭任。他們問：「我要去哪兒事奉？」我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其實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我秉持一個信念：如果腳不踏出去，紅海是不會分開的。我第二天早上向神禱告：「神啊！我已經回應了你的呼召，現在我將個波交返俾你！（意思是聽候祢差遣）」

辭職第二日晚上，接到方舟徐牧師的電話，邀請我考慮到方舟服侍，時間實在太巧合了，而我也反覆思想這事情，並與太太一同尋問神的心意。我們體會神要我們於此時此刻在方舟服侍。方舟的需要很大，無論傷與健在身心靈都有很大的需要，但我深信，能滿足羊群的不是我，而是主。

回想 2005-2006 年在方舟實習那一年，是方舟讓我有信心繼續踏上事奉神的道路。猶記得自己實習時講道何其不濟，手騰腳震加口吃，加上冷氣壞了，汗流浹背，自己也差不多昏了，但弟兄姊妹的鼓勵和提醒，就如方舟群體一樣，靠著恩典承載著人的軟弱，總可靠著主而再次剛強。

記得自己在方舟實習最後一次講道時，當講完道後，我自己心裏對自己說：「將來是否有機會再在方舟事奉呢？」如今，上帝回應了。

請以禱告記念方舟及我家庭的需要：

1. 求神繼續建立方舟傷與健肢體的屬靈生命，作主門徒，為主作見證。
2. 記念在人事交接上的順暢，亦為方舟未來可能要聘請的同工禱告，求主帶領合適的牧者到來。
3. 求主給孩子謙卑與智慧，在帶領教會當中，緊緊的跟隨主。因為傷與健的需要差異很大，要拿捏得準如何牧養。
4. 我們一家初步擬定於 2015 年年中遷往馬鞍山區居住，為我太太及兩名屆時分別要入讀幼稚園 K1 及小一的兒子祈禱，現正為他們尋找學校。

